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三



李青崖譯

會	文
叢	學
書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

——(三)——

譯 崖 青 李

文學研究叢書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
第二版

(843720)

文學研究會叢書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三)

Short Stories By Guy De Maupassant

▲本書定價玖拾陸元

版權所
翻印必究

譯述者 李 崖

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目次

羊脂球·····	一
雛之孀·····	七二
軟項圈·····	八二
戰慄·····	一〇〇
離婚·····	一一一
床邊的協定·····	一二七
政變的一幕·····	一四一
一個失業的人·····	一六〇
歸來·····	一八一

亡婦.....一九五

伯爵夫人的軼事.....二〇三

新年的贈品.....二一

娜莎麗.....二二三

羊脂球 Boule de Suif

在一連經過的好幾天，已經有許多戰敗（註一）的殘兵從這城中穿過。這簡直不能算是隊伍，只可以說是些潰散的逃兵罷。他們蓄着長而且髯的髯鬚，穿着襤褸不堪的軍服，無旗幟，無紀律，而垂頭喪氣地行走。無論是那一隊彷彿都是心驚膽破而失去思慮和決斷，只照着習慣開步行走，而一經停止，就會跌倒似的。尤其那些受調遣的人，他們本是一些愛和平者和從容衣租食稅度日者，我們可以窺見他們完全被槍枝的重量所壓服；許多容易受感觸而膽小的人，對於戰爭的預備竟和對於逃走的預備相似；隨後在他們伙伴中，瞧出許多身穿紅色褲子的弟兄們，這都是整個兒成師的步兵在血戰後所留的殘卒；許多憂愁滿面的砲兵，也夾雜在各種的步兵堆裏步行；有時還有個把頂着光輝燦爛的鐵盔，而脚步笨重的騎兵，勉強跟隨步兵的輕捷步伐前進。

那些響應「敗績的復仇者——墳墓中的國民——死亡的分擔責任者」這類英雄口吻的號召之國民義勇隊，這時卻輪到他們帶着煊赫的威風出現了。

他們的官長，不過是一些毛貨商人，糧食商人，曾經做過脂肪或肥皂的商人。這本是一些臨時起義的戰士，因為他們的金錢或者他們鬚鬚的長度，便得了官長的位置；官長們帶着武器，綴着袖章，高聲談話，討論田野的地形，并且希望用他們的仔肩，單獨將垂危的法蘭西支住；但是有時他們對於本身管轄下的弟兄們卻還不大放心——這些弟兄們多半是不安本分而時常勇於劫掠和暴動的光棍。

有人說是普魯士的軍隊，快來占領羅昂（註二）了。

民團他們從這兩個月以來，早以小心翼翼地在附近樹林中窺探，有時甚或槍斃自己的斥候兵，并且偶爾遇着一兩隻兔子在深草的叢中騷動時，卻便來備戰——卻早已回到家中各自躲藏了。他們那些只能在驛路二三里附近恐嚇鄉愚的武器，制服和一切殺人的物件，立刻都隱匿不見了。

幾個最後的法蘭西兵士，畢竟始終渡過塞因河，取道聖舍威和阿沙村而向訶德邁橋退卻了；在全部殘兵之後，那位失望的師長，在兩位副官侍從的中間步行，他拿着這些不相融洽的殘部了無辦法，而自身在這素負善戰盛譽的民族的土崩瓦解一般的敗績之下，竟也神志昏憤了。隨後一種深沉的寂寥，一種恐怖而緘默的等候，竟在這城上翱翔着，許多被買賣束縛住的小財東，悶悶不樂地靜候那些戰勝者，而心中卻恐怕有人將他們燒烤用的鐵叉和廚房用的大菜刀當作武器看待。

城中的生活彷彿停止了似的；店鋪都行關閉了，街道上也很沈寂了，偶爾也瞧見一個被這沉寂現象所困住了的居民，沿着牆壁而急走。

等候所生的煩悶，竟使大家生了希望「敵人快來」的心。

在法蘭西軍隊退出羅昂的次日下午，有幾個不知從何處而來的烏郎（註三）馬兵，敏捷地在城中穿過。隨後一會兒功夫，一些黑魑魍成堆的人，從聖卡德鄰山坡下降，而另外的兩股戰勝者，卻從達侖大爾和威廉林兩條大路出現，這三隊的前哨，卻巧同時在市政公所普拉司（註四）

上集合；於是德意志的軍隊展開他那些成團的兵士，在那觸地囊囊而齊一的脚步下面從普拉司附近的各街道進了城了。

許多從一種令人不懂而突兀的聲音所發的命令，震動了這全部彷彿已經死亡而荒廢了的民居；居民的眼光從那些關閉了的百葉窗的後面，向這些戰勝者——從「戰律」說來，他們是城市財產和生命的主宰——窺伺。他們在那些使人抑鬱的臥房中，竟感覺一種由智慧和勢力都不能抵抗的洪水地震所生的恐怖。因為這種同一的感覺，以為事物的秩序失了平衡，社會的安全已經廢止，而一切被人造和天然的法律所保護者，又完全被殘忍無知的獸性蹂躪。地震可以由傾覆的房屋之下，使一個民族全部滅亡；失道而橫流的江河，可以將那些被淹的農民混雜在牲畜的屍體和屋宇的棟梁的堆中同時漂泊；至於這些屠殺而俘虜那自衛的人民之戰勝者，藉刀劍的名義實行劫掠之戰勝者，用砲聲致謝上帝之戰勝者，也與那毀滅一切公道的信仰和一切我們習聞的天理與人道的信用之巨禍一般兒使人驚心動魄。

末了，在每一座住宅門口，都有一些叩門的德兵，隨後他們便容納在這些住宅中了。這就是

侵入後的占領。於是被戰勝者對於戰勝者所表示的優禮的義務便開始了。

經過了幾天半個月之後，最初的恐怖已經消滅，於是新生的安寧現狀又重新恢復了，在多數的住宅中，普魯士的軍官和宅主同桌飲食，其中也有受過好教育的，他因為表示禮貌的作用，常給法蘭西叫屈，說是自身加入這次戰爭很爲抱歉。有人因為這種感情便向他表示感恩知己；隨後，遲早還可以得他一點兒庇護。并且因為籠絡了他，也許可以少供給幾個兵士的飲食。那末又何必得罪一個完全可以倚賴的人呢？這種辦法，與其說是出於勇敢，不如說是輕率。——從實際說來，輕率本來不是羅昂的小財東的缺點，譬如當初那種使他們城市生色的奮勇防禦的事情可以看見。——末了，大家從法蘭西式的繁文縟節中，尋出一種至高無上的道理，就是說：雖然在公開的地方不向外國兵士表示親熱，然而在戶內是很應當有禮貌的。所以到了街上，大家只裝作不認識，但是在住宅之中，卻隨意和德兵談話，而這些德兵每晚便也和宅主圍爐多坐些時。城中也漸漸回復了尋常的氣象。法蘭西的國民依然不大出門，但是普魯士的兵士卻在街上喧笑，并且那些傲然帶着殺人工具在街上徘徊的德國騎兵軍官，在居民的眼光看來，并不一

定比去年那些在同一咖啡館喝酒的法國騎兵軍官格外如何討厭。

然而空氣中很有點兒東西，很有點兒突如其來而不能了解的東西，這是一種難堪而奇特的大氣，彷彿一種佈散開了的氣味，一種戰禍的氣味。這氣味竟將住宅和公共地方都充塞了，并且彷彿將飲食的滋味也概行變更了，而使居民感受一種因遠道旅行而流落在殘暴的野蠻民族部落中的印象。

戰勝者需索銀錢了，需索許多銀錢了。居民卻永遠照付；并且他們本來富足，那末對於一切的犧牲，對於一切本屬私有而親眼瞧着部分地飛入另外一個人手中的財產越覺心疼。

然而在離城十來里而可以通到克樂隨、第培達爾或畢沙爾等處的小河中，鞘公和釣者時常從水底尋出幾個在軍服中發漲的德兵屍首，這都是受了廚刀石塊或脚尖所傷而致死的，或者是從橋上高的地方被人推墮水中而淹斃的。這小河的河身，竟收容這類正當的野性的暗算的報復，不知姓名的英雄事業，和絕不歡呼而較之白晝戰爭更覺險惡的啞鬪呀！

因為排外的思想，竟使為理想而決死的勇氣日見鞏固。

末了，戰勝者雖然用他們的嚴酷紀律限制城市，然而像那傳言中所宣播他們沿着得勝的一路之上所施的殘暴舉動，卻一次也不會實現，因此居民的膽量便覺得壯了一點兒；而賀邊有無的必要，卻又在羅昂做買賣人的腦經中出沒了。其中有幾個本來和法蘭西軍隊駐守着的哈佛爾地方，有重要的利害關係，於是他們便想由陸路走到第艾泊，再行坐船前往。

有些人使用各人所結識的德國軍官的力量，隨後，便得了從德軍總司令部所發出的旅行護照。

於是竟有一乘用四匹馬所拖的郵車，爲這趟旅行而預備停當。這次在郵車行中簽名定坐位的一共是十個人，這郵車決定在星期二天明以前出發，以免居民圍着觀看。

自從好幾天以來，地面已經凍得很堅硬了，而在這星期一午後三四點鐘光景，那些從北方堆積而至的彤雲，卻將徹夜飛灑不停的大雪引了過來。

這些旅行者在午前四點半鐘光景，都在諾爾曼第旅館天井中齊集，這就是他們上車的地點。

他們依然都是睡眼朦朧，並且因為受着寒氣，渾身還都在衣裳中發抖。彼此在黑暗之中互相瞧着；而冬衣的臃腫，竟使這些身材都像那披着道袍的胖神甫。但是其中有兩位已經彼此辨認清楚了，而另外一位第三者也向他們身邊走來，他們便談話了——『我帶着我老婆同走，』——有一個說——『我也是一樣辦的。』——『我亦復也是這樣』——第一個又說——『我兩夫婦不再回羅昂了，並且倘若普魯士人到了哈佛爾，我們就向英國走。』——他們的計劃都是一樣的，他們的性情本來相似。

然而郵車卻還不曾將牲口套上。一盞被車夫拿着的小風燈，一來一往地由一張門走出立刻又鑽入傍的門裏，馬蹄偶爾向地面撲擊，因為觸着地面的乾葉，所以發出悶而澀的聲音。隨後一種號令牲口和呵斥牲口的人聲，從馬廐的深處傳出。不久一陣輕微而零落的鈴聲來了，就知道有人正在繫縛鞦轡；這鈴聲受着牲口動彈的作用，漸漸成了清脆而繼續的顫動了，偶爾卻也停止一下，末了，在蹄鐵觸地的沉重聲中，鈴聲陡然又大作了。

廐門立刻關閉，一切響動都行停止，幾個受了凍而候車的小財東都默默無言；並且挺直地

立着不動。

一張綿延不斷的白幕，照耀人目而不住地向着地面下垂；這白幕將一切都遮蓋住了，在一切的上部鋪撒一層「冰苔」；而在這寧靜而藏匿在隆冬的城市之沉寂境界中，我們只聽見繽紛落地的大雪之不可言狀而飄蕩的磨擦微響，而我們對於這種微響，不如說他是一種包含着彷彿充滿空間蓋覆世界之微塵的感覺罷。

車夫拿着風燈重行走出馬廐，手中一面還用一根繩子牽着一匹不願出來的懶馬，他將這馬牽到轅前，縛好籠頭，然後在四周一來一往地仔細審查鞦轡，因為他那一隻手舉着燈，所以只能使用一隻手，所以非一來一往不可，他正預備牽引那第二匹馬，這時卻瞧見那些渾身是雪而挺立不動的旅客們，於是便說：——「您各位何以不上車呢？在車子內面，您各位至少可以得點兒遮蓋。」

原來旅客們先前大概不曾思索，於是這時便都向車前走去。三個男客將他們的妻子們安置車中後部的座上，跟着便也都自行上車；隨後那幾個看不清楚而彷彿包裹了的人影兒，也都

彼此不發一言，占了車中剩下的空位。

車中的地板上面，蓋了一層深可沒踝的麥草。坐在後部座上的女賓，着手將伊們所帶的小銅手爐和化學炭條燃着，歇了一會，伊們低聲歷數這東西的便當，隨後，還重三複四說伊們早已知道的事物。

末了，郵車已經套好了，因為行走費事，所以向來只用四匹牲口，這回卻用六匹，車外有人問道：——『大家都上了車嗎？』——車中有人答道：——『是的』——於是郵車便起程了。

郵車慢慢地前進，用很小的步兒慢慢地前進。車輪完全陷在雪中；車箱中旅客都在震耳欲聾的唳唳聲中長歎；牲口失脚，喘息，而汗氣蒸騰；然而車夫的其長無外之鞭，卻在空中響個不住，鞭影四面飛揚，忽而挺伸，忽而蜿蜒，彷彿是一條細而長的蛇，有時突然對準那些牲口的向後突起的臀部鞭撻，於是這些臀部便在格外活潑的情形中活動。

但是，那不可測度的黎明之光漸漸加增了。這種曾被一個純血的羅昂旅行者看作「棉雨」

（註五）一般的雪花也已經停住了。一種不清朗的光，從那使田野映成格外蒼白的沈濁而昏暗

雲堆中穿過，在這田野中，有時發現成行而枝幹被凍的樹，有時發現屋頂被積雪蓋住的茅廬。

旅客在車中，藉着黎明的悽惻之光，互相好奇地端詳着。

後部最舒服的座上，烏先生和烏夫人彼此對面坐着打盹，他們是羅昂長橋街的酒棧老板。烏先生從前本在一個因生意虧本的老板身邊做夥，隨後他頂了這店的底貨便發了些財。他拿頂壞的酒用頂廉的價賣給鄉下的酒商，而在戚友之中更狡猾手段，這恰好是一個巧偽百出的道地諾爾曼第的人。

他的狡猾名譽早就傳播得那樣遠了，有一次，有位才思敏銳精細，而以長於編纂寓言和詩歌著名於地方的杜內爾先生，在州長的客廳中用同音異義的字眼說見了「烏儉」即行頭疼，於是這字眼就不翼而飛地從州長的客廳穿過，立刻傳播到全城的客廳中了，在那一兩個月之內，這笑話幾乎是有口皆碑。

此外烏先生還因為他自己的各種談諧而著名；所以大家談到了他，不論是誰，無不立刻加上一句說：『這隻鳥，是很妙的。』

他身材矮小，腆着氣球一般的大肚子，而一副酒糟的紅面孔，在兩綹斑白的長髯之間顯出。他妻子是一個高大、強健、果敢、聲洪而意志堅定的婦人，簡直是他酒棧中的計算器械和法律，他之愛伊，就由於伊勝任愉快的能力。

在他倆的身傍，另外有一位屬於較高的階級而可敬的方辣馬東先生坐着，他是一個令人重視的人，置身棉業界中，享有三個紡紗廠的資本，曾受「名譽都尉勳章」，而這時任州議員的職務。他在全個兒帝政時代，僅僅爲着使自身增高價值——因爲他算是用無刃之刀而戰，依據他的口吻——起見，便一直在善意在野黨的首領的地位守着。他妻子方辣馬東夫人比他年少得多，那時在羅昂，簡直是那些富家子弟而充鎮守羅昂軍隊的官長們的安慰品。

伊身着皮衣，在伊丈夫對面坐下，分外顯得嬌小玲瓏，并且舉起那愁悶眼光，端詳這郵車中的可憐情狀。

他們的鄰座便是冠着諾爾曼第省中最老而最貴的姓氏的布雷鄉子爵和子爵夫人了，子爵是一個手腕極其圓活的紳士，他從他衣飾的華美，極力使自身的天然丰姿和法蘭西王亨利